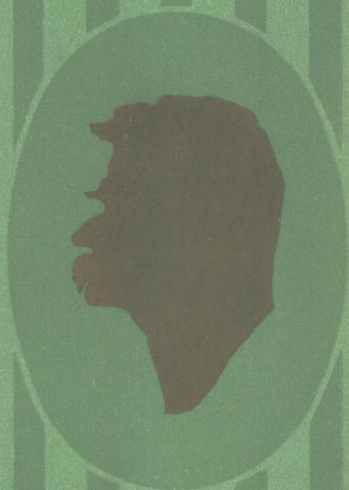


高尔基文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1512-1

158

003092

高尔基文集

第八卷

短篇小说 特写

1924——193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本文集根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和 М. Горь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选译。

封面设计：宁成春

高尔基文集（第八卷）

Gorkijl We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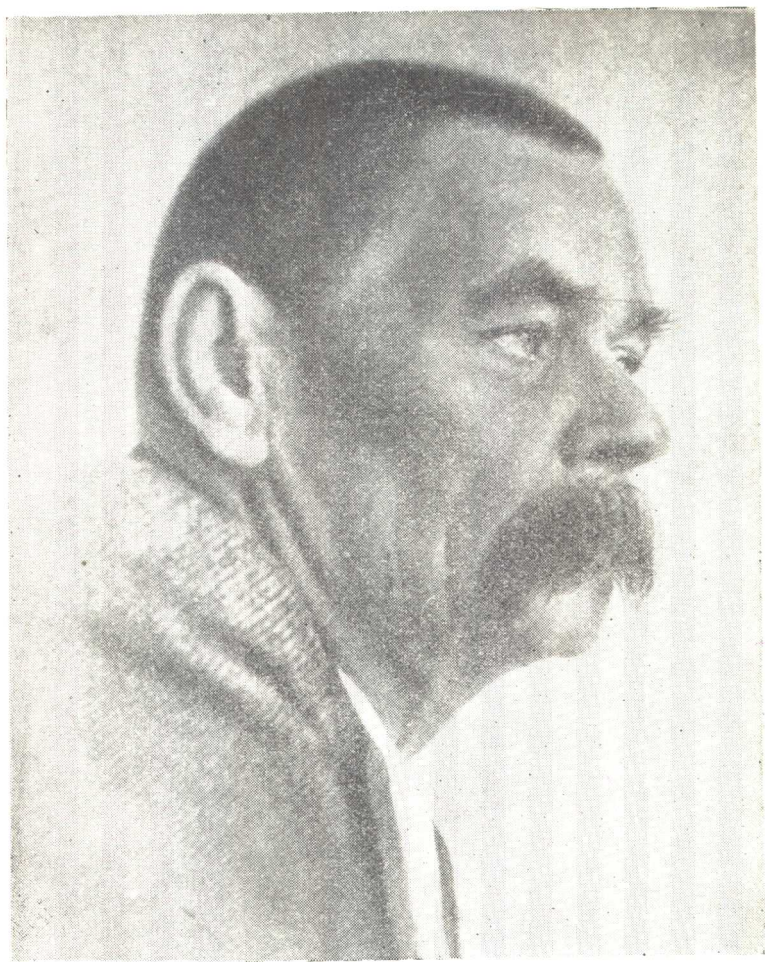
字数 36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frac{5}{16}$ 插页 3

1984年6月北京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300

书号 10019·3671

定价 1.75 元



阿·马·高尔基

莫斯科，一九三二年

目 次

排演	1
蔚蓝的生活	37
不平凡的故事	106
向导	156
肯斯科伊家的大娘	164
杀人者	171
恩布列玛	186
蟑螂的故事	190
往事片断	260
故事	276
天涯海角	281
群英颂	300
地震	343
富余和短缺	351
马具匠与火灾	378
执行判决	394
鹰	427
公牛	448
科马罗沃村以前坐落在	498

排 演*

在排演著名话剧《优秀人物的道路》第四幕的时候，发生了这场有意思的争论。

是这么开始的：导演想让演员们更好地理解剧本的含义，但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累得精疲力竭，也没有达到目的。他没有掩饰懊恼的心情，说道：

“诸位先生，休息四、五分钟吧。”

他掏出表来，用近视眼盯着表面，向舞台前沿走去，对着空口袋似的观众厅挑畔地扬了一下脑袋。在黑乎乎的“口袋”深处，一盏孤灯发着微弱的红光，一闪不闪，隐约照亮一扇门的上部。可以想象，在门外，夜色更浓，已经是一片漆黑了。

导演享有革新派的声誉。他瞧不起演员，在他心目中，演员是由他拨弦定调的乐器。他身穿丝绒工作上衣，身上发出一股怪味儿，就象此人方才在早餐时吞下了一块清馨的香皂一样。他身材瘦小，胸部扁窄，两条细罗圈腿，一颗大脑袋，一个长鼻子，那波浪式的髻发活象伊斯兰教男人的缠头巾。他巧妙地在 he 那张刮过的、发育的脸上装出一副素有洁癖的那类人所有的

* 本篇写于一九二四年三月，最初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表在列宁格勒出版的《红色晚报》上，该报自作主张，对此文作了很大的删节。同年全文完整地收入在柏林出版的《高尔基 1922—1924 年短篇小说集》。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十六卷。

痛苦表情；这类有洁癖的人的天职就是以自身的存在来点缀庸碌无为的笨伯们的世界。他紧抿着肥厚绯红的双唇，眯缝着眼睛（这双眼睛的瞳人的颜色很象熟透了的李子）绝望地盯着一切人和物，似乎在无言地指责说：

“这样不对。”

他的一个仇人，一位评论家断言，这位导演在谈论《吝啬的骑士》^①时，“失过言”：

“我不否认：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普希金^②是一个有才华的人。”

从舞台深处看，导演此时恰象一个正在默默地召唤邪恶的精灵来援助自己的小地神。

在灯光微弱的、灰蒙蒙的舞台上，有四位演员：女主角——一个历尽沧桑、注定受苦受难的妇女；喜剧演员——她的丈夫，一个“思想健全”的人，不消说，是个卑鄙的家伙；女配角——一个即将在生活中遭到新的不幸的妙龄女郎；男主角——一个“新路”的探索者。他们四周杂乱地耸立着一些山岩和在昏暗的光线里难以辨认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山岩之间摆了一张圆桌。剧中的男主角坐在桌子上。他吹着口哨，用铅笔在抄着自己台词的小本子上画着。

舞台也与吹胀了的“口袋”有某种共同之处。台上尘埃弥漫，空气里散发着胶水、油漆和一种特殊的刺鼻的腐朽味儿；可能，这是为了取悦观众而被作者杀害的无数男女的腐烂尸体所发出的气味。可是从沉寂、幽暗的观众席上传来的却是香水、灰

① 《吝啬的骑士》是普希金写的一部小悲剧。

② 普希金的全名是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普希金。导演把他的名字和父称讲错了。

尘、人汗、皮鞋油和牛皮靴子混合在一起的味儿。

导演身后传来低沉的、懒洋洋的声音，他觉得喜剧演员在“生活里的”^①粘粘糊糊的嗓音特别刺耳。

“哎，是的，是他瞎编的……”

喜剧演员坐在一块大自然从未创造过的那种岩石上卷纸烟。他将烟丝、卷烟纸和烟嘴整整齐齐地摊在自己的双膝上。

“你不喜欢这个剧本吗？”女主角一边用小圆镜照自己的嘴唇，一边不停地抿它们。

“我只喜欢钓鱼，阿纽塔，这你是知道的。至于剧本，剧本怎样吗？它的台词与旁的剧本稍有不同，象是儿童语言，孩子们才那么唧唧喳喳。这些台词比以往那些华丽的俄罗斯词句更可亲、更伤感一些。但是除了台词之外，全都是些亚当和夏娃时代的老玩意儿：你，阿纽塔，必须去恋爱、去悲伤，我却必须去尽丈夫的职责：挣钱供你吃喝穿戴。格龙斯基是条诱惑人的毒蛇，他必须去唤醒你的灵魂，叫你的灵魂去向往‘新的生活’，吸引你走上‘优秀人物的道路’。你跳不出这一类剧目！咱们陷在里面就象落在捕鼠器里的耗子一样。死神一来，就将咱们抛入无底深渊。你瞅，莉多奇卡在走来走去，心情激动，她在等待着这类悲剧时刻的再次来临……”

“请别打搅我……”

“我的孩子，我并不想打搅你，但是我身不由己，”喜剧演员打趣地说。

莉多奇卡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任何男人都不会阻止她以美人自翊，为了使男人们确认她是个绝色美人，她也尽了最大努

① 有别于演员在舞台上念台词时的声音。

力。她在世上总共才生活了二十年，日子过得舒舒坦坦，称心如意，当然不可能自视为创造新悲剧的材料。如果这样的话，那会使她感到委屈的。她认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极为简单，只消钟情于男主角就行了。她感到自己能做到这点，并且也在准备这样做。年长的同行们对《优秀人物的道路》的冷漠态度使她气愤：既然演出需要的只是观众的赞赏而已，又何必发这门子牢骚呢？

“伊凡，你总在那儿高谈阔论，”女主角一边往鼻子上扑粉，一边不赞成地说。很久之前，一个倾心于她的剧评家曾说她的脸型是“古典的、大理石般的”，她喜欢这个说法，经常扑粉，好让她那个发育的小鼻子跟她扁平的脸一样惨白。那张脸上由于闪耀着一双黑色的、“能引起祸患的”眼睛而增添了几分姿色。她自认这双眼睛有点过于凶恶，所以每当她心情激动的时候，她就紧闭双眸，这时她的脸就真变成石头一般了。关于她的嗓音，著名的评论家梅尔察洛夫曾经对人们这样说过：

“罗斯托夫采娃演美狄亚^①的时候，嗓音圆润得象铜铃声一样。”

在生活里她说话时总带点鼻音，并且总是懒洋洋地。她觉得鼻音就跟浓郁的香水一样，能特别成功地唤起崇拜她的天才的人们的某些激情。

“是的，我是在高谈阔论，”喜剧演员顺从地承认道。他吸了一口烟，叹了一口气，喷出许多烟雾。

他真的喜欢钓鱼。干这种事比任何其他事更容易使人忘却自己是什么人，身处何地，也容易使人不去想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大家都知道，人的真正幸福寓于科学与劳动之中，但二者都

① 美狄亚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5?—406)同名悲剧中的女主人公。

妨碍人思考。喜剧演员于不知不觉中已年逾半百，同样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一种对最简单的事物加以思考的习惯。这一习惯由于迫不及待的想对所有的人讲述自己病态的癖好而使人们厌烦。这癖好是：探索喜剧演员想弄明白的现象与事物的意义。

“是的，我是在高谈阔论，”他重复道。“这有什么办法呢？阿纽塔，你要知道，从某一个时候起，我感觉到当话剧演出的时候，就象一罐鱼子酱，有人已经把罐头里的鱼子酱给吃光了，只剩边儿上和底儿上那一丁点了。作者来不来？”

导演侧身站着，他的回答严谨得象语法教科书。

“作者答应一点半上咱们这儿来。”

“鬼把他这个作者抓了去才好呢！”男主角突然象爆炸了一样，吐词清楚得象在朗诵诗句。他从桌子上跳了下来，用金杆儿铅笔威胁着暗处，十分严肃和坚定地说：

“如果我是一个法律制定者，就是说，如果我手里有权，我就会制定一条法律：对散布颓废主义这种传染病的文学家，判以削发为僧的惩罚。在他们未能克服上述情绪之前，不仅禁止他们写剧本、小说，甚至还应禁止他们写信……就这么办！万尼亚^①，你说得对：这个剧本是瞎编的！我讨厌作者的夸张……总而言之，我讨厌！克列阿托罗夫^②吗？这名字有点粗鲁和愚蠢。他的真姓是波多罗日尼科夫^③。”

“皮罗日尼科夫，”^④女主角一本正经地加以纠正。

“对不起！这就更加庸俗了。人家说，他傲气得令人难以忍

① 指喜剧演员。

② 克列阿托罗夫这个姓源自拉丁文 Creator，意为创造者。

③ 意为强盗。

④ 意为卖馅饼的人。

受，是个大肚汉，淫棍，吝啬得象个乞丐。关于他如何贪财，流传着一些绝妙的笑话……”

女主角紧皱双眉，用她那戴满指环的手作了一个警告的手势，她知道男主角所说有关作者的情况有几分言过其实，但是某些原因使她相信，如果她一声不吭，听任男主角津津乐道地信口雌黄，用种种罪名来诋毁作者的话，是更加策略的。

莉多奇卡在舞台左侧布景旁悄悄地走着，脸上流露出微笑。她清楚作者与女主角之间不美满的浪漫史，她见过这段浪漫史的结晶：一个贫血的男孩。那孩子腼腆的神情和漫不经心的态度都是病态的表现。他走路时晃晃悠悠，就跟马戏班的演员走钢丝似的。

“克列阿托罗夫！”男主角讽刺地眯起眼睛，用右手指着舞台上挂布景的横杆大声喊叫：“你听得见吗，伊凡，那儿有什么地方没弄好吗？”

喜剧演员用矫揉造作的“商人的”笑声鼓励地哈哈大笑起来，男主角为了炫耀自己的上低音，却继续说道：

“如果你是克列阿托罗夫，那么你就为我创造出一个幸福人的角色吧，是的，是的，是这样！”

导演用监考人那种冰冷的口气问：

“您所谓的幸福指的是什么呢？”

“见鬼，这谁都清楚！就连小麻雀也知道呀！……”

要是男主角没有功名心就准是一个蹩脚的男主角，他的功名心与他的才华成正比；不过他的同伴们认为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才华。他认为导演是个愚蠢而有害的家伙，他的存在只不过是千方百计地压制演员的灵感。男主角一步迈向导演面前，伸直手臂，犹如握着一把宝剑，朗诵似地说：

“总是扮演千篇一律的苦恼人的角色已使我感到厌倦！不管是哈姆莱特①、还是西兰诺·德·别热拉②，莫尔③还是《活尸》④，我总是在那儿苦恼……”

“去当卖领带的吧，”导演建议说，脑袋傲慢地向上一扬。

“对不起，您象个掌柜的似的开玩笑。可我是在说正经的。我，作为演员，作为人，这种千篇一律的角色是对我的贬低。为一个月挣这七百五十卢布，我天天都在苦恼……”

“我老演傻瓜，难道好受吗？”喜剧演员质问道。问罢他用巴掌将烟嘴里的烟灰磕掉，扮了个最逗人的鬼脸；他就是靠扮这种鬼脸出名的。“让我上台去，是为了安慰观众；有人比您还蠢呢，您尽可放心吧！除了我的朋友卢金之外，愚蠢不会让任何人不安，而他所以不安也不过是出于职责，根本不是因为他认为愚蠢是有害的……”

喜剧演员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唠叨使导演轻蔑地耸了耸肩膀。男主角怒冲冲地说：

“《优秀人物的道路》！我们这些有才华的人为了让观众寻开心就在这条道路上徘徊不前，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却欣赏我们怎样无情地互相折磨，在那里眼巴巴地等待着饱受痛苦的心灵发出最后的呻吟……”

“马戏班！”喜剧演员插话道。“米沙，你说得对，对观众来讲，咱们是演马戏的。观众是鱼子酱……把这出戏给取消了才好呢……”

① 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同名悲剧的男主人公。

② 法国剧作家罗斯丹(1868—1918)同名诗剧的女主人公。

③ 卡尔·莫尔是德国作家席勒《强盗》一剧中的主人公。

④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剧本。

“也许，时候到了，该接着往下排了吧？”莉多奇卡提醒大家，但没人理会她。

“我问卢金：‘安东，你相信理智吗？’——‘当然相信，’他说，‘这是我的本职。’他这是在撒谎：地理学家相信理智干什么呢？”

“这帮子人真无聊，”莉多奇卡气愤地想道。“是一帮子累垮了的、无聊的家伙……”

她是个聪明人。明白舞台是装模作样的地方，谁装得比别人更逼真，谁的成就就越大；舞台是一个用别人的腿走路、用别人的语言讲话的地方。为了取得成就，在生活里也得弄虚作假。这并不难：只需要学会拿进来的比付出去的多。她想起一个长着火红头发的、爱过她的语言文学系的大学生的趣言：

“存在着一条排除第三者的法则：您要么是人，要么不是人，您怎么也成不了第三者……”

“小傻瓜！”她想回答他。“对你说来，我不是人，而是女人，对别人来说，我是女人，而且还是个女演员，只有对我自己来说，我才是人，但是我知道，这对任何人，连你在内都不需要，都不感兴趣。我正是作为第三者时才是真正的人。而你永远也理解不了这一点。谁都理解不了……”

三个人面对面地站在舞台上，形成一个三角形，大声喊叫着：

“对不起！自由、艺术家的宗教……”

“见鬼去吧！我也有宗教：我相信幸福的存在……”

“您所谓的幸福是庸俗卑鄙的……”

“要是您喜欢钓鱼的话……”

“万尼亚，你等一下……”

“太阳下山的时候，当……”

“我不吃，我不喜欢吃鱼……”

“克列阿托罗夫所谓的自由是专横……”

“啊，怎么回事？屈服于自然界和社会条件的专横……”

“这些新剧本抵不上一条鲑鱼……”

“给我个幸福人的角色，我要演得让您哭出来……”

“也许我会哭出来，”导演连忙刻薄地表示同意。

“是由于高兴，由于狂喜……”

“是吗？我表示怀疑……”

“当我高谈阔论的时候，人家笑话我，”喜剧演员委屈地、报复心切地说。“啊，难道把我的灵魂隐藏到别人愚蠢的皮囊里，我好受吗？”

这场争论使得女主角激动起来，她模糊地感觉到这场争论后面有某种真实的、意义重大的东西。事实上，老演不幸的女人也使她厌烦透了。她凭亲身的经历知道，舞台之外不愉快的和不幸的事儿已经够多的了。要是能演一个快乐的、幸福的女人，忘却自己，该有多好呀！她年近四十五岁，总是扮演不幸的女人，对自己已经厌烦透顶，所以也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灵魂隐藏在他人的皮囊之中”。她几乎已经失去辨别力，不知作者的虚构在何处结束，自己的个人生活从哪里开始。连她自己都时常弄不清楚，这到底是谁在说话，是安娜·罗斯托夫采娃呢，还是她演过的无数话剧里的某个女主人公在说话？这是她为自己个人感到痛苦呢，还是由于她昨晚以“一贯的成功”向观众表演过的那些痛苦心情迟来的反应所引起的痛苦呢？

男主角谈论作者时的口吻使她有些愤愤不平。她确信，只有她一人有权用这种口吻讲他，而且由于她并未曾使用这个权而感到自豪。听到这场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激烈的争论，她注意

到，男主角显然是忘却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的那些富丽堂皇的词藻，激动得开始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了。这反而使人感到不自然。喜剧演员也似乎聪明了一些，连他发的牢骚也很动听了。只有导演仍然象个固执的书呆子。有一阵子，女主角觉得他们三个人正在热情奔放地排演一出新戏，她在等候着自己上场时刻的到来，这时她忆起了作者十二年前的模样。

十二年前他还不是“年高望重的人”，但是业已到达了“荣誉的顶峰”。他衣着“雅致”，引人注目，他炫耀着那一头浓密的、过早灰白了的长发。女士们“崇拜”他。他令人心醉地谈论着“新”艺术。评论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他。读者们在评论界的影响下由衷地赞赏他的作品。一位商人、服装厂厂主、有影响的艺术赞助人，谈到他时说：

“人家那可是驾着轻车快马驰进文坛的。”

后来才发现，这位革新家喜欢的作者乃是狄更斯老人，爱吃的食品是肉饼加洋葱，而他所钟情的女人却必须时刻牢记：艺术家所以能与上帝平起平坐，不仅是由于艺术家“创造世界”，而且还由于艺术家有希望得到永生。当艺术家创造世界时，他需要的是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的衣柜里必须保持整齐清洁。他裤子上的纽扣必须一粒不缺。他早餐时的咖啡必须冷热适度。他需要清静时，日子必须过得安安静静。总之，凡是能破坏这位创世主情绪的一切都必须排除。当艺术家灵感来临时，生活必须克制着自己的喧嚣，必须静止下来，必须抑制自己痉挛性的战栗。只有这位艺术家的非凡智慧才能理解这种战栗的含义。是的，与这样的人共同生活对一个女人的要求是非常多的。而且实际上这种生活是相当单调乏味、十分不安和责任重大的。

不管怎样，他们还是相爱了将近三年。他是量力而为，她呢，

当然是勉为其难。他是她第四个她称之为“我的第一个‘真正的’爱人”的爱人。她想起了当她感觉到这人在两年中非常狡猾地吸干榨尽了她情感的源泉时所产生的惊诧与悲伤的心情。这种心情如此冷酷地紧紧抓住她和她的灵魂。在情感的源泉底层原来是一层灰色的生活琐事，是凡俗的“床第”之间的猥亵的语言。后来出现了一个小个子的、丰满的女诗人。她头发卷曲得象羊毛一样，长着一张瓷人样的小脸蛋，一双呆滞的绵羊眼，眼睛里流露出稚气的喜悦神情。他对自己趣味的变化解释得并不十分高明：

“艺术家必须不断地谈恋爱。爱情是艺术的基础，”他说。但显而易见，他自己也为这些话感到羞愧，就马上换了一句某著名歌唱家说过的、粗鲁却又精当的箴言：

“在艺术中需要的是大喊大叫。”

这句箴言并没有改变他本来所说的话的原意，倒是更加确切了。他正是用抒情的喊叫为自己赢得了声誉的。不过，他写小说和剧本也已经四、五年了，在这些作品中，激情与对爱情的抒发越来越被另一种好象医生谈到重病人时的小心谨慎的话语的东西所压倒。但是现在，就连这种小心谨慎的语言也似乎离他远去了；不久前，他为自己的一部中篇小说（其中诗意已让位于哲学）题词时，用了希腊哲学家的一句戏言：

“‘皮龙，你死了吗？’”

“‘我不知道。’”

不过，这也没有妨碍他相当顽强地追求莉多奇卡。

女主角沉湎于冷漠沮丧的回忆之中，不再去听争论；莉多奇卡不愉快的、气恼的声音又将她唤回到现实中来。

“啊，天哪……他们什么时候才吵完呢？”

从一切迹象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急于结束这场争吵。他们彼此站得很近，就象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在一起一样。他们挥着手臂，一会儿弯下腰去，一会儿又伸直了身子，各自倒退一步，然后又重新凑拢在一起。他们怒气冲冲的、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声在舞台的空荡荡的“口袋”里不停地、低沉地响着。后台工人们忙碌的干活声与争吵声不和谐地呼应着。那是铁锤执拗的敲击声，木板吃力的尖叫声，用钳子从木头里拔钉子的轧轧声，以及偶尔传来的、谁的深沉的、象远处闷雷似的男低音，这声音阴郁地发出令人费解的话：

“把天给……”^①

在舞台深处一大堆杂乱的岩石中间时而显露出一个戴着皱巴巴的无檐帽的脑袋，一张长着大胡子的黝黑的脸膛，一只裸露着的长手臂，那人气呼呼地问：

“这样行吗？”

导演想竭力保持心平气和的声调，但没有办到。他扳着手指头向男主角证明：

“第二：创作自由……”

可是喜剧演员烦恼地叫道：

“等我死了，地球上就会象从来没有过我这个人一样……”

“千百万人都可以这么说……”

“啊？千百万人！”喜剧演员冲着导演的脑门嚷嚷。

“我想按照我心灵的要求生活……”

“随您便！我不阻拦您。但是我说：第二……”

“您已经说过第二了……”

^① 舞台工人在讲布景的事。